

藍火

你失蹤了，從我們十七歲的生命之中銷聲匿跡，再也不曾回來過，就像你的實驗室裡那些鹼金屬鉀，在冷水中焚燒，發出艷麗的藍色火焰，然後溶入澄清透明的水裡，什麼也不剩下。

我們相識是在高中新生訓練的時候，整班排隊領制服，你就站在我的前面。訓育組長爲了表現親和力，特地穿上我們的高中制服和我們站在一起，他那略顯老氣的臉孔置放於土氣但是青春的高中制服之上，有種獨特的不協感。你回過頭來給了我一個惡作劇的微笑，小聲地問我覺不覺得訓育組長很像動漫七龍珠裡的達爾。「那隻猴子呀，全身會發出藍色火焰的臭屁猴子。」

我們的高中制服就是這種怪異的顏色，淺墨綠又帶點藍色金屬光澤，不太像自然界裡的正常顏色，比較像某種獨特比例混出來的合金。

可能是同樣喜歡化學的緣故，我們從高一就成爲了好朋友。我們一起參加化學科展，整天泡在實驗室的各種試劑之間，觀察著金屬非金屬之間的交互作用。爲了找到理想的科展題目，我們放學後都留在學校裡努力構思。

高中的化學課程對我們來說都太簡單，我可以兩遍三遍的將它讀熟，尋找更多的參考書來，重複寫著一樣或者類似的習題，直到再也沒有我沒見過的。但這並不能滿足你的好奇心，所以你總是在念完一遍後，就留下我一個人坐在圖書館的自習室，跑去實驗大樓接續我們的科展或者你自己的實驗。「別像強迫症一樣，那些你都會了。」你總是這麼對我說，但我不置可否，依然堅持要將課內的書籍念到自己滿意爲止。

當我終於闔上那些枯燥的書本，煩躁的去找你的時候，常常已是晚上九點多了。此時的學校總是非常寧靜，幾乎沒有任何學生還留在校園裡，只有辦公大樓還留有燈光以及留守的教官。我走過操場旁羅列的榆樹，遠遠就能看見實驗大樓中唯一亮著的窗戶，和你投影在窗上忽明忽滅的影子。

一天夜裡，我獨自走上漆黑的樓梯，到達實驗室的門口。我很確定你在實驗室裡

頭，但門內靜悄悄的，沒有聲音也沒有半點光線。那瞬間，我緊張的回想起最近的實驗流程，思索是否有步驟會產生導致休克的氣體，或是有高壓電擊的風險。我後悔沒有與你一起在實驗室裡。

我輕輕推開門，實驗室內仍是一片漆黑，我的瞳孔正在適應，卻被突如其來的聲響與光線嚇了一跳。

「看。」忽然間，實驗室的大講桌由左而右燃起火焰，有著異常刺眼的光度、極度鮮豔的色彩，夾帶陣陣的爆鳴聲。紅、澄紅、黃、紫、藍、綠，火焰各自帶有不同的鮮豔顏色，倏地竄高，然後婀娜的舞動。我的眼睛受到突然的強光刺激，卻張得大大的，不敢放過這美麗的片刻。

事實上也只是片刻而已，實驗室再度恢復黑暗以及安靜，接續著的是你一陣爽朗的大笑。我按下室內燈光的開關，發現講桌上擺了一排試管架，剛才的火苗就是由試管內燃起的。

「焰色反應，剛學過，你讀到了吧。」

「好美，好像煙火。」

「這就是煙火呀。」

這些書本上的知識，放在你的試管裡頭，變成了真正的煙火。

後來我才知道，你家裡就是做煙火的。你邀我去彰化作客，和你的父母寒暄之後，你悄悄地告訴我你有個祕密基地。我們七拐八拐到了一棟鐵皮建成的屋子前。

屋內的擺置讓我嚇了一跳，這不就是一個克難的實驗室嗎？幾張簡陋的桌椅，上面放滿了瓶子、燒杯、量筒，一旁則放置了許多藥瓶，上頭貼著大大小小的標籤，每一瓶都有顯眼的字樣標示著「工業用」。你笑一笑，將我拉進鐵皮屋內，臉上的神情像是帶我到了一座富麗堂皇的皇宮一樣。

「這些都是我從工廠裡拿來的，或者是自己買的。」你將桌緣清出兩個容得下我們的空位，坐了下來。你轉身拿出一個盒子，小心翼翼的輕放桌上，神祕的要我猜裡頭是什麼。我猜不出來，於是你拿出許多試管，裝入清水，將盒子裡頭的物體用小刀切下。那金屬物質的質地柔軟，切下後你一一投入試管之中，紅、黃、藍、紫紅色的

火焰由四支試管中噴發而出。我立刻驚呼出來，並且辨認出它們的身分：他們是鹼金屬族中的前四個金屬：鋰、鈉、鉀、銣。接著你將各種試劑混合，用酒精燈燃燒，產生各種不同的焰色。「這就是煙火的做法。」你驕傲的對我說。

那一整天，我像參加了一場嘉年華，看你將鐵皮屋內僅有的金屬與非金屬混合，燃燒產生不同色澤、不同亮度的火焰。你像是熟練的畫家在玩調色盤，要什麼顏色，就有什麼顏色。

你開始為我解說煙火顏色的調配原理。基本的焰色我是知道的，但如何混合出各種不同色階，如何讓煙火在夜空中更亮更璀璨，就不是我所知的。你說得神采飛揚，最後我變成一個忠實的聽眾，專心看你的講解；與其說了解煙火，不如說是在欣賞你綻放的光采。

「藍色的煙火是最難製作的，因為在夜空之中太不顯眼了。」你說以往大多是把氫加入會發藍光的銅鹽之中，藉以增加亮度，但是你覺得還不夠好，你希望能試試看用鉀鹽做底，因為鉀的焰色是鹼金屬的煙火材料中與藍色最接近的。

你問我是否有興趣加入你的研究，我一口答應了，於是這立刻成為我們新的科展題材。我們自費買了許多鉀鹽，利用實驗室的其餘材料開始研究焰色反應，不停的嘗試，希望能在科展的期限之內，設計出夜空中美麗的藍色火精靈。

高一到高二大部分的時間，就在尋找「藍火」之中度過。我放棄了對於課業的執著，與你一起在實驗室調配原料。汗水浸透我們的藍綠色襯衫，由袖口滴落，在秤量紙上產生陣陣爆鳴。學校禁止我們在實驗室從事「危險實驗」，我們就轉往你的秘密基地，在鐵皮屋內繼續點燃酒精燈。

那段時光在記憶裡是這麼的美好，我們全心投入，好像一切都是可以燃燒的：元素可以燃燒，時間可以燃燒，熱情也可以燃燒，成為熊熊火焰。每一次的關燈都代表一次希望，我們在黑暗中守候，就像人群在河堤邊坐著，期待第一發煙火自水面上升。

可惜出現的從來就不是令人滿意的藍色火焰。那段時光被我們研磨粉碎然後焚燒，雖然產生無數漂亮的焰色，但就是不讓人滿意。失落感漸漸讓我分心，焰色再怎麼美麗，不是我們想要的藍火，我完全無法欣賞。我甚至開始懷疑，努力終將只換來

一些短暫的火花，凌亂而沒有價值，燃盡之後只留下空白以及虛無。只有你依舊保持熱忱，從不曾灰心，比起最初還要更加努力嘗試，好像希望藉此激勵我似的。科展期限已過，我們仍毫無進展，你卻開心的鼓舞情緒低潮的我，如此一來我們又有一年的時間可以準備了。

新聞突然報導得沸沸揚揚，南部某地下煙火製造廠爆炸，政府因此四處徹查煙火廠的執照以及安檢。轉到任何頻道都可看見冒著火焰的房子，以及立委嚴詞的譴責政府沒有做好監督的責任。你們家雖是領有執照的，仍免不了受到波及，煙火的市場正在萎縮，收入本來就不多了，又得花錢改建現有的廠房以符合安全規範，對你的家庭一定帶來了巨大的影響。

你越來越缺乏笑容，到學校時就整日窩在自己的位子上，在計算紙上塗塗改改，寫下你心裡頭製造「藍火」的方程式。不久後你告訴關切你的同學們，你的父母打算賣掉大部份的工廠，僅留下一兩間房舍做為住屋，改做別門生意。那天晚上在鐵皮屋裡，你卻告訴我這只是為了躲過政府的安檢，你們繳回了執照，卻仍然要繼續以煙火為生，因為你的父母別無選擇，除了煙火，他們沒有別的生財辦法。

我漸漸明白為何你對於尋找藍火這麼執著，不單單是因為藍火所能帶來的利益，更是因為煙火占據了你的整個生命，你的父母因煙火而結縭，你則因煙火而生，吞食煙火長大。你對煙火有著強大的宿命感，為了它，你必須尋找屬於自己的藍色火焰。

升學壓力很快的降臨到我們身上，但我們的成績早已一落千丈，你我都受到師長的關注，父母嚴詞責罵我，要我退出科展，甚至打電話要你離我遠些。我為此與父母爭執數次，但是壓力不斷，我不得不逃離充滿火光的鐵皮屋，躲回幽暗的自習室，埋頭複習過去一年來的課業。

你對我的逐漸淡出沒有說過什麼，我們之間好像隔了一層水幕，看得見對方，卻再也無法溝通。這層水幕逐漸凍結成冰，我們放棄朝彼此的領域接近，各自游往自己的水域。我的熱情被一盆盆冷水澆熄，而你依舊埋頭實驗室裡，點燃你自製的煙火燃料，創造不同的焰色。

或許是天氣過於乾燥，或許是聯考將至的壓力，畢業前夕瀰漫著一股焦躁不安的氣氛。我們的尷尬從未化解，我雖擔心失去一個摯友，但卻一心想著考完試後有許多的時間來彌補。

沒想到卻出事了。看到新聞的那個晚上，我完全不願意相信。新聞畫面上，你們的工廠燃起熊熊大火，堆滿的火藥不停爆炸，救難人員完全無法入內，只能眼睜睜看著你們與廠房一起化爲灰燼。

高中的制服上，除了橫槓不斷增加外，就是顏色褪了。奇怪的是，只有淺墨綠會退掉，導致本來被掩蓋過的些微藍色越來越明顯，最後我們就像是脫了皮的青蛇一樣，除去綠色的外殼，露出透明藍色的內裡。

或許年輕時的夢想都是如此，一再努力的接近，只換來逐漸褪色以及冷卻，徒留焚燒過後的灰燼。我不只一次想著，在那最後的時刻，你是否已經找到你心目中的藍火，就等著第二天要告訴我，告訴全世界。

那場大火之後，雨終於降下來了。畢業典禮上，我代表畢業生上台致詞，當我噙著淚水念完最後一句，遠方的校舍上空打出美麗的煙火，夜幕被照耀的璀璨無比，同學們互相擁抱，彼此祝福。我退到角落，看著火光和黑暗相互吞噬，想像著出事的那個夜晚，鐵皮屋一面燃燒，一面綻放的藍色煙火。